



桑甚红了

戴新成

立夏后，正是满山遍野桑葚成熟时，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桑葚在大片翠绿桑叶的衬托下格外显眼。

家乡的桑树不高，且枝杈纵横，树姿健壮，犹如一把把结实的大伞。它们大片地散落在农户房前屋后，或山坡上，或沟渠荒地，任其花开花落，果实累累。每到夏初之时，当那红得发紫的果实如约而至挂满枝头时，低调的桑树就再也逃不过孩童们的火眼金睛了。

记得过去春夏养蚕的季节，每天下午放学后，母亲就会吩咐我去采摘桑叶，房后山坡上父母栽有一百多根七八年的老桑树，由于每年肥料上得足，颗颗桑树大叶茂，乡下孩子最擅长爬树了，朝手心啐一口唾沫，抱着树干双手交臂攀爬，双脚用劲蹬踩……待到树腰时，双腿又在枝丫间，就开始为蚕宝宝撕取新鲜润泽的生命之叶，当然也不忘撸下那一串串乌黑晶莹、甘酸丰盈的果实，贪婪地享受着大自然赐予的无上美味。那年月，春日无穷尽，撒欢到掌灯时才想起回家。“殷红莫问何因染”，母亲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于是一边怜爱地摸着我的“花猫脸”，一边嗔怪

道：“洗洗吧，跟野猫子吸了血似的，明天还要上学呢”。

桑葚记录着亲情，也记录着穷孩子的成长。随后上学离开了偏僻的村庄，记得那天，满头白发的母亲站在村口的大桑树下依依不舍而又满怀期待地望着我渐行渐远……人一生都在路上行走，只是不管走多远，都无法走出家乡的版图和亲人的牵挂。于是，家乡的桑树就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意象，每到思乡时，便浮现在心底，难舍难分。前些年，村里扩展道路，我老家屋后的一颗颗大桑树被一砍掉了，不禁一顿感伤，很多童年的记忆，被无情抹杀。然而一条宽阔道路的价值，远远大于一些桑树的价值，路通了，总是好事。

还好，近年来，镇村继续实行“退耕还林”的政策，鼓励老百姓将一些不用的土地种上桑树，兴桑养蚕，大片大片的桑树如雨后春笋，朝气蓬勃的生长着，家家户户都传出春夏蚕茧大丰收的喜悦。光明村一姓李的养蚕大户年蚕茧百张成了远近有名的富裕户，新建了三层楼房，他嫁女时除了陪嫁有现代化的洗衣机电冰箱摩托车等外，还陪有五千

根良桑苗呢。

山里人淳朴，每天都要喝酒，由于粮食紧张，用包谷烤酒少，就用坡上的桑葚酿酒。开始是把成熟的桑葚捣碎放入坛罐中加糖密封，于是就有了传统的酿酒技艺。听我爷爷讲过，清道光年间，当时家住大山之中踊跃村仰天沟的吴光荣的父母，后坡上种了几亩桑园，用养蚕维持生计。每当桑葚成熟的时候，都会采一些桑葚储存或榨汁，以作食用。后来不经意发现，储存于陶罐中的桑葚汁酝酿发酵后，口感居然如酒般醇香美味，于是，经过多番刻意的管护配比，吴家的第一坛桑葚酒，终于在一个简朴的陶罐中酿制成功。以后经过几代人近150多年的摸索研究，逐渐酿制出了有着酸甜香辣等多种口感的桑葚系列酒，如红桑葚酒、白桑葚酒、桑葚五根蒸馏酒等。吴光荣他在认真汲取历代前辈酿酒经验的同时，精心钻研，自他接手以来，在原材料的选用、制曲的配比、发酵的环境气候到储存运输，每一步流程环节都有他独特的要求和办法。因为受原材料的采摘季节、酿造气候环境和特殊加工技艺的限制，吴光荣桑葚酒当

时尽管很受社会各界的欢迎，但生产成本高产量还达到规模化。

二十年前，我曾进山采访过吴光荣，年过八旬的他谈起吴氏这项酿酒技术异常地兴奋，他说，酿制桑葚酒要通过三道步骤，第一是制曲，需要选取优质小麦、大麦、豌豆，按照比例要求以独特的方式进行制曲；第二是熬糖，将精选的玉米或者大米，通过特殊方法熬制成糖糖以备用；第三是将已成熟的桑葚榨汁发酵以作酿酒。然后便是三个月的精心管理，吴老曾说过，酿桑葚酒就跟养孩子一样，也是要投注感情要凭心灵来感受的，只有用心去照顾去管护，才能酿出有好质量好滋味的酒，否则再好的原材料也会被酿成酸涩的醋，破坏其中糖蛋白质、鞣酸、苹果酸等成份，难有强身健体之功效。后来，吴氏桑葚酒工艺申报批准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初夏，清风吹过，山坡上片片桑树的叶片沙沙作响，熟透了的桑葚，油生、黑黝黝，摇曳在枝头，仍然是那么显眼呢。

我的红宝箱

王健春



我有个红宝箱，不是说箱子红色，而是指里面珍藏的宝物都是红色记忆。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六七岁，小孩子不知生活艰辛，天天盼过年，过年有新衣服穿呀，那时，大人小孩儿服饰一律统一颜色，不是红军灰，就是解放绿，再就一身海军蓝或者蓝绿搭配，可每次新衣到手总让人沮丧，衣服大得必须卷好几层袖筒和裤腿。明明照着身量量的怎么就做大了呢？开始老责怪缝紉店师傅，后来搞清了，是母亲硬要人家做大一个号，说孩子家正长身体，穿大点利于成长，结果我们没一年穿到合身衣服，直到衣服洗得缩水褪色打补丁了才合身。

《闪闪的红星》电影放映后，少年英雄潘冬子成了我们的偶像，妈妈破天荒主动给我和哥哥一人买了顶红军帽。有了红军帽得有五角星和红领巾啊！这难不倒我们，妈妈从缝紉店讨来红布头给我们剪了五角星和红领巾缝上去，我和哥哥找来木棍木板自己削了红缨枪，枪的银白色面用捡来的高级烟纸一裹粘紧，闪闪发光，寒气逼人，红缨须则是把麻线用红墨水染红晾干再缠上去。

后来又流行八路军和新四军帽，妈妈说什么也不给我们买了，说“红军比八路军、新四军都早，戴红军帽更革命、更神气。”再后来还流行雷锋棉帽，这回爸爸发话了，“陕南气温高，小孩子火气大，不宜戴棉帽。你们是革命的接班人，应该在大风大浪里成长。”得！冠冕堂皇的理由，掂掂窘迫的条件，一顶红军帽我们戴了好几年，直到实在捏不出八个角也套不进见长的大脑袋，才“光荣退休”。

那时男孩子玩的游戏都与战争有关，不是抓特务就是打仗。人分两拨，学习好、长得帅的当红军，尖嘴猴腮、贼眉鼠眼、个子小的是“白狗子”。每次游戏开始前，为当红军常常争得脸红脖子粗，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有时规则还没讲好，“战争”就开始了，输的一方只好垂头丧气灰溜溜钻进“白狗子”窝。我那时虽然瘦小，但红军帽起了大作用，每次都自然划在红军阵营。所谓抓特务其实就是捉迷藏、老鹰逮小鸡之类的，有时也设置大本营、根据地，叫“红区或苏维埃”，进了这个区域安全无忧。打仗就是斗鸡撞拐、摔跤群殴、挤矮子、拼刺刀、攻山头等等，当红军的即使鼻青脸肿了，一般也不哭不闹，常常是“白狗子”阵营有不争气的鬼哭狼嚎、叫爹喊娘，引起伙伴们的鄙视和哄笑。

我们也搞阅兵式，红军方阵边正步走边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白狗子”队伍则松松垮垮、吊儿郎当、缩头缩脑，再加上我们配的鬼子进村音乐，煞是搞笑。伙伴们庆祝胜利，则是齐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嘹亮有力的歌声常常响彻整个山坡、草地和操场。我们还经常开展慰问县中队解放军叔叔活动呢，“红军首长”一声令下，伙伴们全副武装，搜出平日省下的零花钱凑份子，你捧一束山野花，他提一网兜红苹果，我抱一个大西瓜，就浩浩荡荡走进军营。甬管唱的跳的好不好，反正我们是虔诚认真的。

那时，多么想有一枚自己的真正的红五星啊，象潘冬子一样，高兴了瞅瞅，想亲人了摸摸。得到真正的红五星，是在两年以后了，缘于我家紧邻体育场，放学后天天溜进铁杆门内看民兵训练，模仿正步走、匍匐前进和刺杀动作，有时也帮看管衣物、送茶水。我的着迷感动了一位好心的武装部叔叔，一天，他从黄书包掏出一枚红五星，珍重地放到我的手心，我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学着电影里的英雄壮举，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愣愣得武装部叔叔一把搂过我，铜墙铁壁的脸庞紧贴我的嫩脸蛋，胡子茬儿扎得我疼。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梦想，哪里舍得别在日渐见小洗得发白的红军帽上，照着潘冬子的做法，找来平日舍不得用的手绢，里三层外三层的包裹严实，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揣着，时不时小心地打开，在伙伴儿面前显摆炫耀，毕了赶紧裹上，生怕磕碰、弄脏，有时夜晚也拿出来，看看能不能像电影里那样光芒四射，不见发光就用手电筒，对着灯泡瞧，自己安慰自己，硬将反光说成发光。“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红星是咱工农的心，党的光辉照万代……”则长挂嘴边，上学的路上哼唱，睡觉前也默唱。记忆最为犹新也最有趣的是，它还曾担当了我的传情信物，追妻子恋爱时，嘴笨不会表达，两人在操场转了一圈又一圈，就是说不出那最关键的三个字，灵机一动，掏出红五星塞给她，然后逃掉。一次，我俩步入婚姻殿堂，再后来，物归原主——她将代表我心的红五星也存入到我的红宝箱。

小小红宝箱，里面还有我的红领巾、团徽、党徽、奖状、奖章、荣誉证书等等，承载我太多的挚爱和记忆，它们伴随我半个世纪，我们风雨同舟，一起分享成功喜悦，共同承担失败沮丧，它那时代精神，激发我不断战胜困难，勇攀高峰。



瀛湖

第1275期

六月小令

张弛作

童年的海

邓小鹏

我是土生土长的山里人，直到成为十几岁少年的母亲，到海边的次数也是微乎其微，大多数对海的印象只来自于影视、网络、书籍，于是我总是十分艳羡那些生长在海边的孩子，想他们的童年一定就像那晚霞映照下的大海，充满五彩斑斓的奇幻色彩，而属于他们的节日——六一儿童节也一定是世上最美的风景，我是大山的儿女，属于我的节日记忆也像如海的群山一样丰富多彩跌宕起伏。

印象里的童年节日，彩色图画布满教室的黑板，彩色彩拉花、五颜六色的气球、各类玩具挂满简陋的教室，课桌被移到教室四周，我们在空出的一大片场地上蹦蹦跳跳地唱歌、跳舞，玩着贴鼻子、抢凳子、击鼓传花的游戏。同学们你争我抢抱团落地，独享宝座的主者却因老旧的木凳腿嘎吱断裂而跌落，参与表演的男生做着鬼脸翻跟斗，然后来一套少林迷踪拳，女生化身仙女翩翩起舞，老师们兴致勃勃地朗诵诗歌、表演魔术，我们嚼着最便宜的水果糖，欣赏着趣味百态的节目，那一刻即使没有漂亮衣服，没有各种各样玩具，依然觉得那是现在的孩子无法品味到的简单的幸福。

白衬衣蓝裤子红领巾白球鞋，手握手捆扎的野花束，高唱少先队队歌走过小城不长的街道，像接受检阅般骄傲自豪地挺胸迈步。彼时，街道上摊主们一边叫卖讨价一边笑盈盈地看着我们，老人们背着手踮着眼看着自己的孙儿。我渴望的眼神一次次扫过人群，又一次次落空，经过我家居住的大杂院门口，看见堂弟的小脑袋刚伸出来，就被人群挤的退了回去时，脚步匆忙的四姐迎着人群挤过去，激动的目光投向她时，却被她默默地避开，于是沮丧地跟着队伍继续前行。很多年以后姊妹间谈起时，她很歉疚地说当时的我咧着嘴，两只马尾一抖一抖，有点傻姑的味道。听着，我不得不得抿嘴一笑，岁

月总算为我留住一段无比珍贵的纪念。

敞篷军用大卡车，行军战士一样列队的我们蹲坐在车厢里，蜿蜒的国道，一车人随着卡车的摇晃做着冲锋跌坐的姿态，喧嚣的车厢，我们在老师的招呼下抓着护栏板，放声歌唱，虽然身边不时有晕车呕吐的同学，但那向往大瀑布的欣喜却不时激励着我们坚持就是胜利……鲜花草荆棘丛生，枯木横亘在路上，溪水漫过路面，潮湿的雾气袅袅而上，哗哗的水声由远及近，鸟儿在林中叽叽咕咕，忽然天空阴云密布，山谷里响起“轰隆隆”的雷鸣。这是记忆里过得最后一个六一儿童节，学校组织我们游览县城著名景点十八丈瀑布的场景。

恍惚就在昨日，树叶帽圈，芭蕉叶、塑料布、草帽、红红绿绿的衣服、书包，各种避雨神器点缀着六月的山野，在山谷里响起一阵阵轻快的风，老师的声音在风中回荡，“大家不要挤，不要到大树下，就站在原地”，一阵电闪雷鸣后，狡猾的雨收住了脚步，太阳露出了脸，我们又欢呼雀跃地奔向瀑布，全然不顾之前的狼狈，雨后的瀑布闪着金色的光芒，那些白的珠宝、金的珠宝一起撞进翡翠的湖里，偶有跌落的花叶随着鱼儿徜徉，我们就那么站着，用眼眸收进这壮观的景色，虽然没有相机、手机，但依然为飞流直下轰隆隆响的瀑布而震撼。直至许多年后当我再次来到这里总会想到当年那群稚气未脱的少年，面对这自然景致的众生百态。

时光荏苒，如今的我已是一位十几岁少年的母亲，面对渐渐长出细绒毛胡须还稚气未脱的儿子，我总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他已走过了童年时光，而我的目光还停留在故去的岁月里，爬满喇叭花藤蔓的斑驳老屋，邻居圈养的老山羊咩咩的叫声，院子里疯跑的鸡，瓦顶上步态轻盈的猫，还有枯草瓦楞里遗落的纸飞机，木格窗棂上的风车还在转，只是我们都再也回不去……

相信一个梦想

屈善施

我不相信，汉江会流入三河
因为，盘古开天辟地
它们就是几条小溪
在秦岭的深处静静流淌
当我站在高高的梅子山上
的确看到了
汉江河岸的雾岚
听到了黄金峡浪飞涛传响
我不相信，子午河的神力
虽然目睹过，他的粗野和狂放
而今取来遥远的汉水
全凭着他的力量
当我站在

高高的梅子山上
分明看到，汉水从远处奔来
在这里与三河相聚
他们的笑声如此欢畅
我不相信
汉江与子午能相约远行
明天将去秦岭之北
在八百里秦川追波逐浪
当我站在高高的梅子山上
突然发现，东方的彩云翻飞
西方的昆仑抖动
万里江山正在重整
共圆一个梦想

在化龙山顶

陈曦

离开海平面二千九百一十七米
将汽车留下，将信号留下
将一切与呼吸无关的，都留下
像歇着地球的海龟
卸下全人类
成为一朵生出翅膀的云

冷衫脚下
摇曳着头蕊兰和陀螺菌
还有那些叫不上名字
也不需要名字的植物们
在草甸打滚时

皮肤告诉我，它们性格的柔软和刚劲

忘记语言和句子
忘记逗号、句号、感叹号
偶尔用啾啾的唇音
和着林麝啾啾的鸣叫
让大脑中的突触慢下来
毛细血管和野草的叶脉一起舒展着
此刻的天空之下
哪有一件更大的事
只需自顾自，从每一个细胞
给天地，以清新的绿意和养分

六月的秘密

侯少

揭开六月序幕
拂动时间的密语
暗香浮动的清晨
你涉江而来
登临化龙山

一颗根植在巴山秘境的鸽子花
植物的活化石
从没有被古老的风吹散
停泊在六月的渡口
天书崖，一个从未说出口的私密
冷衫无语
云海蜿蜒

风在耳边，说出六月，森林的黑名单白墨绿的粗糲，连香、和木栏无法拯救的结局无从预测的开始第三纪的杜仲、铁杉、蕨类、石松、海金沙摆脱了尘世的藩篱肉身的牵绊

五味子、七叶树就站立在林边轻响秘境的音符余音妙曼
飞过林梢时恍连年岁立于高处如同万丈飞瀑将天地串连

一亿多年前的侏罗纪留下白垩纪的神秘力量留下神秘莫测的峡谷怪石横卧，人迹罕至的半山

在六月这场旅行中我们所有的秘密都悉数写进了故事里古老的谷风连同古物种经历了亿万年的风雨而倾诉生命的恒力和悠远一株迷人的“夏天无”摇曳在旅途，下一个路口蔚蓝的涧水边

巴士小镇

柯常安

小镇很小，几辆公交车在竹林中古树间随便那么一停放，不知哪位高人就给起了个诗意盎然的美好名字：巴士小镇。

天刚泛亮，雨就开始下着，缓缓的，绵绵的，地面上湿漉漉的。草木是风景，山水是风景，雨也是一种风景，在烟雨中游“巴士小镇”，更有梦幻的意境。

雨滴在伞上“哒哒”的响，像一种音乐发出的韵律声，清晰动听。我们在河源酒店门前集合乘坐专车，从小河北进入盘山公路，左转右拐，绕来绕去，在山梁上山坡上，在密林间在田地中，穿越奔驰，向目的地“巴士小镇”行驶去。我从车窗探望外面，山野中的田地、村庄、山林等画面在我眼里晃动闪烁，时而隐退，时而出现，像短视屏，也很像幻灯片变换不同的画面和景点。

车子顺着山梁往巴士小镇驶去，如同在鸟的脊背上行走，左右两边的地势低洼，就像鸟儿展开的翅膀，田地、山林、农舍就座落在上面。走了大约十几分钟之后，前面的车子停下来了，大家都打开车门，撑起雨伞，站在公路边观赏。远处好大一块新改造的石坎农田，从山腰下一弯一弯、一道一道，向山头延伸，如同自一位画家绘制的美图。这是人大包联抓建的土地连片治理工程，现已成型，即将交付使用，这里将成为龚家庄村今后最大的产业示范园区。

撑着伞，我们就是山野里的冒出来的一朵朵小蘑菇，在林下在雨中也是一种风景。讲解员流利的普通话，像广播里的播音员，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听的人都忘了自己是站在雨中。他站在山梁上，在给我们指点江山，对龚家庄村未来美好的建设构想，是那么的投入、实在、用情至深。

远目眺望，山林一片墨绿，经雨雾洗礼点缀，就有了时隐时现魔幻般仙境的感觉。眼前的丛林深绿的让人感觉能滴出水来，闪耀出绿色亮光，让人注目探望，伸手摸一摸，闻一闻绿的芳香和柔软。龚家庄村森林面积要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山田农舍交错座落在其中，就如眼前摆放的是一幅田园山水巨画。在这画中还有一个亮点最耀眼，就是绕来绕去，拐来拐去，弯弯曲曲，围着田园转，围着村庄转的通村入户公路。

小镇隐藏在密林中竹林间。中午12点左右我们的车队在村间九转十拐之后，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梦幻巴士小镇。这时的雨加了点，滴去的雨伞“哒哒”响，就像是激烈的敲锣打鼓声，在欢迎我们的到来，是那般的热烈，是那般的欢呼。就如这里憨厚朴实的村民，他们摆放好桌椅板凳，泡好了香茶，还有新鲜的水果和瓜子。坐在巴士小镇里，其实，就走进了自然之中，身旁的古树参天，竹林密集，听溪流闻花香，踩土路上石阶。有一种脱离城市喧嚣与烦躁，回归到自然的安静之中。来到这里就是对自我身心最好的安慰与休养。

走进巴士小镇，我们都是来赏景的。赏竹海、古树、康河、幽谷、野山花；看龚家庄村决胜脱贫攻坚的成果，新民风新农村建设，田园风光。我想文武状元也算是一道风景，皮影花鼓戏更不用说了是景。其实，创造这些美好风景的人，他们才是让人欣赏的最大风景。在这里我看到了，让人欣慰。

